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致敬辞

个人简介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致敬辞

个人简介

林白：虽然心态放松，但文字更有力量

在写作中保留方言激活了此前的生活经验

访谈



年度长篇小说：《北流》
长江文艺出版社

感言

和岭南有更光荣而清晰的联系

——林白

在我早年心目中，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便是文学高地。我们北流人讲粤语、吃粤菜，小时候唱的是同样的粤语童谣，使用的是同样的粤语语法，在同样的气候走进同样的骑楼。广州一直是我乃至岭南人心目中的文化中心。

我在普通语的语境里，找到了长篇小说《北流》，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中心，找到了一些的时间。《北流》是一部时间之书，从时间中走来，凝聚了过去和现在共同的“此刻”。

此刻，北流河正在不舍昼夜汇入珠江，流向大海，如此地吉祥，如此地充满生命力量。我的作品获得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的殊荣，使我和岭南有了更加光荣而清晰的联系。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羊城晚报：《北流》的结构很有意思，以长诗《植物志》为引，由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时笈、异辞、尾章等部分组成。能否解读一下这个结构安排的用意？

林白：这个结构的安排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容器，把所有感受到的东西都装起来。容器里面是川流不息的生活，把生活放在一个有趣味的形式里吧。

羊城晚报：写自己的故乡有没有一种迫切感？书中也写到故乡的很多变化，会不会想通过文字去挽留记忆里的故乡？

林白：这个倒没有。我很早就开始写故乡，20世纪90年代就写了长篇小说《青苔》，对故乡的书写其实在我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我写故乡不是说一定要为失去的东西写点什么，我写的是不管怎么变，现在还在的人与生活，但是具体是什么，就很难说清楚。

真诚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是一种基本责任

羊城晚报：一提到林白这个名字，大家都会联想到《一个人的战争》、女性主义，还有和您同时期的女作家陈染。您是否想过背后的原因？

林白：没想过。我跟陈染早就解绑了。

羊城晚报：《一个人的战争》这部作品对于您个人而言有哪些意义？

林白：“意义”就是后来的作品更好发表了。

羊城晚报：从20世纪90年代您的写作就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您曾说这个标签对您的写作是一种窄化和偏见。这么多年，对于这个标签有哪些新的思考？

林白：我的理解是当时提及女性主义是一种对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学的补充，现在提及女性主义大概是女性文学正在变成主流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女性经验

羊城晚报：方言也是《北流》的一大特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在写作中保留方言？

林白：2016年，我受邀到香港浸会大学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工作坊。在演讲中，我意识到可以用粤语。在北京定居多年，一直说普通话，当时就发现用粤语表达更为从容自在，后来就尝试在写作中保留方言。你的说法很对，是保留方言，而不是用方言写作。

作家最初的语言都来自童年，童年说的语言才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母语。除此之外记忆也很重要，记忆自童年始。而且普通话思维的句法是固定的，标准化的，对于写作而言，这种固定和标准的东西就是一种伤害。写作中保留方言，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我此前真切的生活经验，也更贴近故乡北流。

羊城晚报：人们总把您的小说当作半自传、自传，将虚构故事和您本人混为一谈。您如何看待虚构和非虚构的转化，又如何把握分寸？

林白：我不可能像一些传统写作的人那样给自己的小说一个清楚的定义，打通边界本来就是现代写作的特征之一。就我的写作而言，我的作品从未把事实如此表面地摆出来，它依据叙事本身变化，或厚或薄，或增长，或凝结……想要通过我的作品去看一些现实隐私的人或许会失望，但他们会看到事实经过我的表达，裸露出的痕迹……大概就是这样。

羊城晚报：在您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先锋文学流行的年代。您那时和西方文学的接触多吗？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

羊城晚报：大家都觉得您的写作越来越开阔，在作品里呈现的个人跟外界的关系更为缓和。但您现在的外表气质似乎更契合早期作品的风格，很酷，很飒。为何会有这种反差？

林白：现在的这个形象也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我写完《北流》后，在一个微信群里遇到一个给小朋友教街舞的老师，因为我从少年时代就很喜欢跳舞，尤其是比较现代一点的舞种，比如街舞。所以就交了学费开始学习跳舞，并按照街舞的风格穿衣搭配，我很喜欢这种打扮，很有力量感，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我年纪大了，但是不想看起来整个人塌下去了，还是希望自己内心比较有力，有气势，然后通过外形来传达这种力量和气势。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为林白(右)颁奖



“想要通过我的作品看隐私的人会失望”

林白：跟西方文学接触很多呀，比中国古典文学多多了，当然是受到影响的，我2020年写了一首诗，《扑克牌与喀萨老头》（第28首），其中有一句是“咽下各种主义的浓汤”，还写道：“80年代/我们多么热爱你。你的结构现实主义”，启发了我的心理现实主义。”

羊城晚报：在您的小说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人物、场景乃至比喻，很多作家会很警惕自我重复，为何您似乎不太在意自我重复的问题？

林白：在我的写作中，重复是极有必要的。某种我反复书写的东西肯定是它的能量没有消散，还需要再一次打开……重复的内容，大概像某种不规则喷发的火山吧，里面有未能耗尽的岩浆的力量。或者说一个脆弱的自我需要重复一些东西来找到一点坚实的支撑，也可以从这

不写作就当图书馆员

羊城晚报：但是大家感觉您作品里呈现出来的气质似乎更温和、更柔软了。

林白：柔软，这个词不太准确，我觉得应该是放松。以前在公众场合我都很紧张，也不可能讲很多话。这次来花地文学榜盛典，从分享活动到发表感言，我都谈了很多，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现在感觉自己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很放松，超出想象。

羊城晚报：这种放松会给您创作带来相应的变化吗？

林白：有可能，但也未必。虽然我在公众场合心态放松了，但不是说我的内心就变柔软了，反而我的语言、文字可能更有力量。

虽然《北流》确实有很多对世俗生活的描写，但是日常生活并不是我作品的重点，只能说有一点，尤其是《北流》开头那几个章

种角度来理解。可以有多种理解。

羊城晚报：您一向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创作，而是希望读者自己去。您在写作时会有预期的读者并抱有很高的期待吗？

林白：没有很高的期待，也没有预设的读者。不同的作品，会有不同的读者。《一个人的战争》有很多读者，《北流》没有那么多，我觉得都很正常，都没关系。但是《北流》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哪怕你不看，就买来放在家里，也是有价值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仔细认真地去阅读《北流》，这本书还是有一定门槛的，除非是真正的评论家，一般的读者可能很难从头到尾读下去。一旦你认真读了，读进去了，就会发现这本书有很多切入点，有很多有力量、吸引人的句子。

节，写到香港以及北流的部分，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其实不是的。我的写作确实更广阔了，但是依旧延续了以往的风格。

羊城晚报：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作家？瓶颈是什么？

林白：天的事情人不可知。说到短板或瓶颈，我限制自己分析，所以从不自我分析，越分析越陷入瓶颈，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某种理性，留给潜意识。

羊城晚报：文学在您的生命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没有想过不写作的话您会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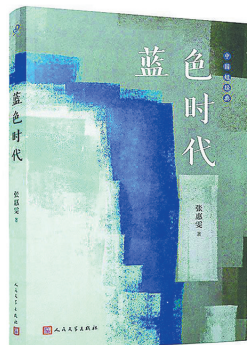
林白：人家一让我分享走上文学的经历，我好像马上就大脑一片空白。如果没有走向写作之路的话，我肯定是当图书馆员了，因为我读的就是图书馆学，可能会一直在图书馆待下去，直到退休。



张惠雯：文学创作对抗的恰恰是套路

忠实呈现写作者的成长变化轨迹

访谈



年度短篇小说：《蓝色时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

感言

母语，就像随身携带、可以随时归来的祖国

——张惠雯

《蓝色时代》是我的一部自选集，它收录了我从开始写作到现在的将近20年间所写的10篇短篇小说，我尽量从不同创作时期选取一两篇最能代表其题材和文体风格的小说收录进来。从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作者从青涩到相对成熟的变化、发展的轨迹。

在将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里，我专注于写短篇小说，并坚持用母语写作。我越来越意识到，能够使用、掌握如此深邃古老优美的语言，是多么特殊的一份荣耀。在海外用中文写作，虽然孤独一些，虽然离写作现场、市场远一些，但它给予我一种奇妙的幸福。母语，就像随身携带、可以随时归来的祖国、故乡和童年。每当我用母语写作，我觉得我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又回到了最好的时光，回到温暖、博大的文化母体中。那是一种美好的境界：随心所欲又适得其所。为了这样的幸福，我会继续好好地写下去。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羊城晚报：首先祝贺您获奖，心情如何？

张惠雯：得到这么大的肯定和鼓励，特别惊喜，真的很荣幸，也很感动。另外，悄悄说一句，我觉得“花地文学榜”不仅有眼光，而且特别公正（笑）。

羊城晚报：小说集《蓝色时代》囊括了您不同阶段的创作，现在回看这些作品有什么

羊城晚报：从开始写作到现在，为何始终钟情于短篇？

张惠雯：符合我的审美和写作习惯吧。我不太喜欢“宏大”的感觉，不喜欢把一件事前前后后说得太全面、太透彻。短篇小说一般不讲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在小空间里通过语言、结构的匠心，达到艺术效果，发掘人生、存在的深意。它就像微观小宇宙，其中断片式的描写、截面般的呈现，蕴含着一种节制、神秘、“一花一世界”的美学。在艺术效果上，我

不同的感受吗？尤其是《水晶孩童》，可以说是您正式踏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

张惠雯：对，这个集子里写作时间最早的就是《水晶孩童》，它写于2005年，获得当年的“新加坡国家金笔奖”。这也是我在国内公开发的第一篇小说，评委余华老师把它推荐给了《收获》的程永新老师，这两位老师是我的伯乐。

用短篇留下曾拥有但已失去的珍贵片刻

觉得短篇小说更接近于诗。这是我喜欢的原因。

羊城晚报：在您的小说中能发现诗意，您也喜欢读诗，诗歌给您带来了什么？写过诗吗？

张惠雯：我哥哥爱写诗，年少时家里书架上有很多古诗集。我小学时爱读中国古典诗词，初中以后则读了很多西方翻译诗，譬如波德莱尔、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读诗使我对文字的提炼和准确有较高一点儿的追求。自己也试着写过几首，但毕竟还是更爱写小说。

别人奔跑向前，我仍然可以慢悠悠散步

少时的阅读也有关系。当时流行的言情和武侠小说，我也试着读过，但觉得不如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作品好，不太能读下去。

羊城晚报：有过写得顺手的时候吗？一般会怎么处理？

张惠雯：肯定有，放一

现在看早期的作品，虽然比较青涩，但也有试验性，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作者探索不同文本的强烈欲望。在《蓝色时代》这本书里，我想要忠实地呈现一个写作者成长、变化的轨迹。

羊城晚报：从国内到新加坡，再从美国的南方到北方波士顿，生活轨迹如何滋养着您的写作？

羊城晚报：很多作家开始写科幻、写未来，为什么您还是更愿意写过去、写记忆？

张惠雯：这就像很多作家喜欢写大长篇，而我将近二十年专注写短篇一样。我比较固执，不太会受风气、潮流的影响。年少时，我也有自己爱读的科幻小说，我喜欢儒勒·凡尔纳和玛丽·雪莱的小说。但和写未来相比，我确实更喜欢写记忆，我想留住我们曾经经历、拥有、而今已失去的那些珍贵片刻。在经典作品中，写过去、记忆的也很多，譬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

张惠雯：它让我看到了更丰富的人，更丰富的生活，你看待这世界的目光，对人的理解，都会因此而产生变化（即使是潜移默化地变化），最后这些都会体现在文字里。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在小说里写了不同的地方、群体，所以会有中国故事，有异乡人的还乡故事，还有发生在新加坡的故事、北美移民的故事。

水流年》，我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也主要在写记忆和时间。

羊城晚报：上次访谈中您说到，小说应该是艺术，第一标准是艺术审美。让我们再展开讲讲，可以从哪些层面来看小说的艺术审美？

张惠雯：小说的语言、结构、人物和氛围的塑造，所有这些有没有非常协调、艺术地结合起来，都是艺术审美的体现。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去写，写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文学的形式即内容，这么说并不夸张。

张惠雯：我觉得暂时不必去担心这个问题。ChatGPT今天可以写代码，做各种复杂运算、回答各类问题……但它写出来的诗歌、小说，还是相当滑稽，特别陈词滥调。

短篇小说恰恰需要细读、深读

羊城晚报：您觉得当下文坛有“长篇”崇拜吗？

张惠雯：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短平快”的“短”，和短篇小说的“短”，不是一个概念。你看今天没几个人愿意读短篇小说，出版界都知道短篇小说集几乎是最不好卖的。诗歌更短吧？爱读诗的也越来越少。

大家忙，没有时间，但其实每天有好几个小时在刷手机。所以，我觉得不是没时间，也不是读不长，而是不愿读深，不愿费劲去读复杂一点的东西。而短篇小说恰恰是要细读、深读的，因为它几乎不讲什么精彩故事，它的精彩都在字里行间，只有高度专注、沉浸下去，才能获得审美体验。

羊城晚报：在今天这个大环境下，谈文学是奢侈的吗？文学在这个时代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张惠雯：对于喜欢文学的人来说，谈文学不是奢侈，而是必需。对于不喜欢文学的人来说，谈文学不是奢侈，而是毫无必要。文学能给我们很多东西，审美体验、重新唤醒、发现自己的感受力……我觉得这种内心最深处的幸福、心灵神会，是文学可以给我们的。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人工智能给写作带来的影响？

张惠雯：我觉得暂时不必去担心这个问题。ChatGPT今天可以写代码，做各种复杂运算、回答各类问题……但它写出来的诗歌、小说，还是相当滑稽，特别陈词滥调。

人工智能的“创造”是基于算法的，它很容易根据大数据摸出“套路”，但文学创作恰恰是高度个性化的，和作家自身的审美、性格、命运都有很大关系，它对抗的恰恰就是套路和陈词滥调。如果AI的思维达到了极其个人化的高度，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要担心的就不是文学的存亡，而是要担心整个人类的存亡问题了。

